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舍中軍

正義云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然季氏再舉得逞其志畢竟因叔孫家難而起前此孟氏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叔猶强于孟曰不然不舍者豹之氣餒足以當宿也至是二子各一豎牛且誅季而助

之叔孟乃無低昂矣故杜洩投其書

葬鮮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曰鮮䟽叔仲帶以此言告季孫季孫明知豎牛餓殺叔孫矣而不討者利其禍而巳得專也

叔孫氏厚則季孫氏薄

斯語也盧蒲嫳嘗以告齊慶封矣南遺又以告魯季孫陳用揚曰崔慶于齊唇齒也叔孫于魯手足也為慶者則利崔之薄以為厚為季者則忌叔之厚以為薄蕭牆

之內而各有心難與處矣或曰固天道也四家合則二國分天固奪二子之鑒使讒人交鬩之以自稔禍也不然所以禍齊魯者更不可知也

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

汪鈍翁曰楚丘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言之其曰行者艮為徑路爻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也曰讒

人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三艮為兑之反不見其口則無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以上率與爻象合至于為祀則卦中無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亦無為名之象也

故有十時

顧亭林謂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説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

之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南齊書天文志始有子丑亥時北齊書始有景時午時因引卜楚丘十時之言杜注夜半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禺中巳日中午日昳未晡時申日入酉黄昏戌人定亥十二時之名始見于此則似元凱自論十二時非十時之解矣愚按吳越春秋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巳時之名固先徵于子胥之語厥後雖又言時加雞鳴時加禺中云云三代之時或言巳或言雞鳴禺中互文錯出亦如歳陽或言甲子

乙丑或言閼逢困敦攝提赤奮若不得謂古無十二時也沈存中云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亦謂之一辰則馮相所掌之十二辰即十二時十日次其下周禮偶倒言之耳十時之說終不得其解按五夜甲乙丙丁戊有夜漏亦有晝漏共為百刻晝夜各五更其十時爭但不聞有以甲乙庚辛名之于晝漏者耳淮南子晨明朏明朝明早食宴食禺中正中小遷晡時大遷高舂下舂懸車黃昏定昏凡十五時又不止十二

之數

民食于他

疏言公如民然求食于他他三家也愚按子家覊之諫昭公伐季氏也曰隱民多取食焉民之食于季氏者亦有矣齊之陳氏厚施結民家量貸公量收即民之食于陳氏也

勞諸索氏

注河南成皐縣東有大索城按史記楚漢相拒滎陽京

索閒即此

楊肸

朱愚菴曰叔向本羊舌氏食邑于楊故又號楊肸肸子

舌爲楊食我

王欲教叔向以所不知而不能

吳錄張儼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晉賈充

荀勗等欲教以所不知而不能屈與此同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

王方麓曰季氏取卞而襄公幾欲適諸侯取鄆而叔孫豹幾為戮于會今昭公在晉而復納畔人收莒邑蓋欲陷公使晉人執公也

又

嚴開止曰元年取鄆四年取鄶此年復取牟婁及防茲誘其叛臣而使之來春秋所書為季不為莒也獨可怪者公顯在晉而莒人昧昧而愬諸晉不言宿而言公公顯在晉而晉人昧昧而欲止公討公而不討宿公顯在

晉而魯之從臣若子家羈輩又不能言宿之所以弱公之事與公之所以見弱之情昧昧焉無一語以自明事之不明公任其咎由是宿之所為輒以公為卸過地奸亦益肆公亦益畀魯事之日非自此不堪復問矣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又

繩武曰晉通吳而楚始病楚通越而吳卒亡後世遼金

元之迭亡亦然其始皆異類棄之奴隸役之而其後跋扈遂至喪師滅國而不可止者皆忽于微而乘于隙也抑興廢乘除之數亦天運固然耶

吳人敗諸鵲岸

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胡渭曰池州府東北一百里為銅陵縣漢陵陽春穀二縣地大江去縣里許鵲頭山在縣北即鵲岸也太平府繁昌縣亦漢之春穀縣大江去縣五十里為三國吳之赭圻東北大江中鵲尾洲在

馬

將以釁鼓

韓非子載此事同履由作沮衛蹶融且曰死者有知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荆人乃不殺

鄭人鑄刑書

疏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懸示兆民秦漢以来莫之能革以令

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吏不及古民僞于昔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何有異乎古者分地建國諸侯則奕世相承大夫亦子孫不絶皆知國為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秦漢以来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巳有懦弱則為厥負彊猛則為稱職且彊域潤遠户口滋多豪横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吏傳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違衆用巳至有積骸满穽流血丹野

郅都被蒼鷹之號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所犯當條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於今今人所作非能聖也遭時制宜謂此道也

又

三代以後著律之載于史者後漢建安元年應劭始删定律令晉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合六百三十條裴

頠張華杜預注律三十卷陳武帝令范杲參定律令北魏則游雅胡方回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隋高熲更定新律其律名有五死刑曰絞斬以次為流徒杖笞者也又制十惡之條至今言律者範圍乎此唐則裴寂譔之長孫無忌房玄齡更定之而開元格為盧懷慎宋璟李林甫等所著韓文公議復讎猶曰律雖本于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

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漢武帝數遣張湯從董仲舒問得失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盖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一切付之其人未嘗立為定法故曰議事以制後世立法纖悉奸人得執其法以取必于上民知爭端棄禮而徵于書叔向之拳拳盖為此乎

又

東萊曰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子産作田賦渾罕

諫之曰作法于凉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以為不為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少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少則大貉小貉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纎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産於二事正相反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如弈碁當去東處著却去西處著了

叔向使詒子產書

梁任昉集秦漢以来聖君賢士沿著為文章之始名之曰文章緣始書則起叔向詒子產書箴則虞人之箴誄則魯哀公誄孔子三者皆出左傳愚按子產蓋先寓書范宣子論語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引誄以對又檀弓魯莊公誄縣賁父誄巳先著或以其詞脱簡而不取若子產之書實先叔向而作何彦升以叔向遺子產始耶然其分體裒録詩文乃昭明文選之所自始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韓非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史為事李斯祖其說而令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此正與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先王之訓鑿枘冰炭者也延及末世名以詩書取士實以律例為官使伏獵侍郎傲睨堂皇而陰令刀筆舞文之徒握權幕內以荼毒蒼生悲夫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虞書象以典刑鄭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謂之九刑賈服則謂正刑一加之以八議而九此皆謂聖人慎用刑法寧失不經之意叔向詒書乃諫酷刑指殊不合史克云先君周公制周禮繼之以在九刑不忘九刑者周之亂政所作假之周公以神其名耳即如晉人鑄范宣子刑書之類孔子亦譏之其書皆不傳

吾以救世也

吴其琰曰北魏孝文謂任城王澄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于强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時帝有意變革善其對曰任城當今子產也朕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此之左袒子產雖有為而發然可謂能得國成子之心矣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

董漢策曰從鑄刑書推到火上凡兵刑之類皆火也故

金亦火也小儒不解必曰火勝金矣

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凌以棟曰季孫宿巨奸也取鄆取卞又取牟婁防茲以致叔孫幾死于楚昭公幾危于晉皆宿之招也晉非惟不知問又享之又加籩馬且謂之知禮何刑賞乖方若此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

姚承菴曰伊戾之謀非向戌之對不售柳之謀非華亥

之言莫證自来閹宦禍人家國必與外廷交通而後其
譖乃行而廷臣之營私躐進者寧證合于閹宦而不恤
國家之利害是可悼也

華亥欲代右司乃與寺人柳比

寺人柳所以逐華合比者即伊戾殺太子痤之故局華
亥所以比柳者亦即向戌比伊戾之故態太子佐因二
奸以獲代儲位其危也幾與痤同宋公則惟宦豎之是
聽昏瞶信讒一轍而已矣向戌示德色于夫人徼賄者

實也發正論于右師襲名者虛也號曰諸侯之良能無作哉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此吳楚兵爭之衝邉重鎮也後靈王被弑乾谿其圍徐之五帥為吳所敗亦見獲豫章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孔疏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吳瑄謂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按先

儒論地域皆謂有兩豫章猶之兩鄂兩蔡地近而易訛
固然但隆興者今為南昌郡漢之豫章兼統南昌故徐
孺子為豫章南昌人後世竟以南昌為豫章矣古之豫
章所統地廣豫章口之受名亦當因南昌郡域之舊名
豫章而遥被之九江今在潯陽秦則豫章鄱陽亦莫非
九江地𫊸布為九江王都于六婺會稽本越州秦則治
反在吴此則江南北之兩豫章實一豫章有廣狹而無
彼此者耳　杜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漢為

父城令屬汝州寶豐縣譙東晉曰南譙北齊曰北譙今屬南直滁州地志春秋時吴楚之交蓋重地也

暨齊平齊求之也

馬宛斯曰齊景公際平昭霸衰之日多歷年所意在代興而卒無遠略者志狃于小利兵耀於妄動也燕小國僻處北陲桓公以餘威收之剸令支斬孤竹猶且割地以賜而後諸侯服焉今也伯款失政其臣逐之即乾侯之先轍也受賂而還義既不昭討而終盟師出不武遲

回數歲師徒再勤納於唐猶無納也無論燕人不服天
下有以窺齊矣

盟于濡上

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水經注
魚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濡
水又東北逕樂城縣南又東入博水博水亦兼濡水通
稱矣

為王旌以田

劉向新序以無宇為芋尹文以楚子為司馬子期曰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令子荆國大夫而蔑三等文之斷之不亦宜乎

汝胡執人于王宫

後漢李膺為司隸校尉野王令張朔貪殘聞膺属威嚴逃歸京師藏于合柱中膺將吏卒破柱取朔朔兄黄門讓訴于靈帝帝臨軒詰責膺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無恨帝無復言遣出之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宣侯得之于夏門亭格殺之主訴之光武帝欲殺宣宣曰陛下聖徳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乃敕令出人主無論明闇可以理奪無宇之執法捕逃亦類是也

人有十等

賈誼治安策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沈約宋書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隷參差用成等級皆祖傳立論

顧與諸侯落之

雜說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此楚子所以欲名魯君也

夢襄公祖

風俗通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曰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又曰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

不能答郊勞

周禮大行人疏書傳略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授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或遠郊勞使世子為之令楚受列國之朝以王禮自處故昭公如楚而有郊勞公又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亦以郊勞待諸侯矣答郊勞者相禮之事而孟僖子不能其後臨没使二子學禮于孔子講學之功從此起也

乃遷于桃

杜注魯國卞縣東北有桃虛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

城東南桃虛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連岡四十有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

使長鬣者相

南北朝通聘宋待遼金之使皆妙選館伴以文學才辯之士充之外傳又曰富多那豎謂容貌盛麗進退嫺雅大屈弓之勁者夸國之多力也

好以大屈

服虔曰大屈弓名魯連子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薳啓彊見魯侯魯侯歸之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

顏率止齊王求九鼎與此同一恐喝機緘短長書鋪陳梁之君臣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楚之君臣謀之葉庭之中此只一語該之古今文筆繁簡懸絶如此　越此時已大能為魯畏

其神化為黃熊

疏熊亦作能三足鼈解者疑獸非入水之物當是鼈也

山海經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曰

鼈三足曰能

以入于羽淵

齊乘舊在朐山縣西北九十里今屬沂州東南百二十

里殛鯀山前有羽潭一名羽池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程子曰鯀為夏郊晉侯惡得而僭之羽山又非晉望何

得以當祀誣之

韓子祀夏郊

陸貞菴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事守也晉雖盟主得奸其祀乎且鬼神不歆非類鯀之神其甘心向晉以求食乎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甯武子不可曰相之不饗于此久矣非衛罪也其知禮猶賢於公孫成子矣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孔叢子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

鄭人相驚以伯有

恩雖報復之説幽明死生之故詳于累朝史冊而左氏爲之倡要皆可以理斷之齊襄之見彭生晉景之來大厲荀偃之夢厲公蒯聵之值渾良夫比其將死精爽貿亂生平自作之孽感觸萌動若田蚡呼魏其灌夫司馬

懿夢王夌姚萇夢苻堅桓温值殷涓起滅由心不必信以為實即或見之而神降虢墟鬼謀曹社五行志之妖祥不一而足所謂國將亡聽命于神人將亡聽命于鬼理固然矣獨共世子之巫不以告夷吾而告狐突伯有之厲不夢于駟帶公孫段而夢于國人無所感而能通最為可怪則子産辯之精也且如高敖曹死能與其妻張交感彌月冉閔所死之山左右七里草木盡枯五月不雨非其用物精多而魂魄强能為祟乎由此推之老

人結草以報魏顆亦如王忱所遇空舍書生之報德檗亭女子之白冤精識所結聚則有而散則無申繻曰妖由人興語其或有者也師曠曰民聽濫論其本無者也學者勿以妖興之有而并惑聽濫之無則於鬼神情狀思過半矣

又

朱子易本義或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

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尫羸病死的人這氣消耗

盡了豈得更有鬱結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取精多

用物弘如伯有者只是犷未及散耳

壬子余将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唐押衙樂某奉桂州觀察杜式方命招西原山賊同行

副將某與樂不相得告招撫使裴某誣以受賊賂寘法

樂名妻子别命取紙千張筆千管置棺中死當訴上帝

謂監刑者曰吾日中死黄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乙

明年四月殺制使裴郎中後數日賓州報副將以其日暴卒制使裴君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宴敕使酒甚洽忽瞪目曰樂某汝今何来及夜而殞桂州城南門樂生死所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祭法王祀泰厲諸侯祀公厲大夫祀族厲鄭康成曰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也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以無歸而為厲祀厲者使之有所歸也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朱子與吕子約論游魂為變之義云精魄也氣魂也二者合而成物精虚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魄為鬼魂為神禮記孔子答宰我之問説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　子約又問魂者其氣也氣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于天地之間耶抑否也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

藏于地恐指成質而言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䰟不離魄失其耳目之聰明則䰟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朱子答之引程子語䰟氣歸于天消散之意游䰟亦是此意盖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于消散也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盖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且追命襄公

後世沒後贈爵亦追命之體而周制可考者絶少經莊公元年王使榮叔錫桓公命恰與符合杜注二國受殷追命蓋因衛事而意逆之耳竹書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則非追命矣豈汲冡又因傳而傅會之者耶

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家語本姓篇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孔

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皐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亂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也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家語本始解注引史記載湣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自立是為厲公弗父何為煬公熙子而左傳云鮒祀弑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之子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乎何之後家語

曰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為卿之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之理然則何必滑公共之嫡子當嗣而讓也明也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荀子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禮制如是而正考父不以自高故見其恭莊子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則適反之矣上正承正考父云云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讀史訂疑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按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巳娶于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

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弱足者居

杜解補正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為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磐桓利居

石言于晉魏榆

漢五行志以為金不從革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

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石鳴與晉石言同　劉曜僭號時石言于陝若言勿東者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石牛忽鳴聲聞四十里

又

晉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陽懷帝蒙塵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愍帝蒙塵唐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有聲聞數里皆見張端義貴耳集　劉鋹僭號南漢時所居殿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羣臣以為瑞入賀

石不能言或憑焉

韓子原鬼無聲與形者鬼神也然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民有迕於天有違于人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托于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者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

又

明何孟春巡撫雲南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蟒飛石裂怪遂息薛方山人物考載其事滇石之憑之者蟒也然

蟒而能言不知又何者憑之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

水經注宫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其宫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絶于梁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

黄楚望曰此所謂三妃也何氏曰諸侯一娶九女適夫

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立左媵左媵無子則立夫人娣姪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又娶于陳曰厲嬀厲嬀者右媵也陳哀公之三妃則夫人與左右媵也

按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曲禮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注無后與嬪惟夫人則數亦三矣傳魯惠公元妃孟子早卒而聲子生隱公及伯姬歸宋時衛晉齊皆來媵事變而禮制不可考故東山師說據陳事以申之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承菴曰經書殺世子三晉獻驪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敵之禍也然申生痤之死權在晉宋之君故雖大亂而不至于亡惟陳哀基怨造禍隕其身而國隨以滅此其最下者歟

大蒐于紅

晉國之法每軍易帥則用大蒐魯之卿既專屬三家又定為二軍不容更易安用蒐為王方麓曰三家既分公

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材勇之士以強私黨耳　昭公時大蒐者三兵柄在大夫也定公時大蒐者二兵柄在陪臣也

桓子稽顙曰

陸貞菴曰桓子授甲非以助彊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之以子旗之言嚴正為是慙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守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氏始弱陳氏之為斧斤以斲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哉

城麇之役不諂

梧岡曰伯州犂之聽訟上下其手曲媚權貴其術可謂工矣及子圍簒立封戌反以抽戈受賞州犂竟被戮辱向之所以自結者乃所以自禍也不忠之臣天下同棄

楚靈雖暴淫猾何嘗不分哉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孔氏曰致死者欲為郟敖殺靈王也戌既臣事靈王而為此悖言者以明在君為君之義是諂也非悖也

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疏顓頊崩年歲星在鶉火之次於時猶有書傳載之故史趙得而知

今在析木之津

劉光伯曰析木之津謂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箕在東方木位斗在北方水位分析水木以箕星為隔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

魏鶴山曰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愚菴曰說文無由字惟有甹字注云木生條也後人因省巳作由此言陳人將興如巳仆之木復生由蘖如此解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正義曰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明幕是舜先不知去舜遠近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亦不知幕于蟜牛

係何支屬覯傳此文瞽瞍以前似有國土而尚書序虞舜側微孔安國云為庶人故微賤盖至瞽瞍始失國耳張瀌作虞舜許由非匹夫辨謂瞽瞍未甞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瞽瞍惑于後妻愛其少子故與象共欲殺之盖奪嫡之計象之稱舜曰都君舜此時已為君長可知舜讓之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及天子友匹夫之言後世謂舜起匹夫而為天子不知太古尚質聖賢皆重民事舜

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受世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深居高拱於民事邈乎不聞也

寘德于遂遂世守之

愚菴曰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于後也史記索隱殷封遂世守之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于陳以為舜後是也

繼守將在齊

史趙謂陳氏繼守將在齊史墨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皆恒鞅篡逆之徒所資也

魏駘芮岐畢

疏駘作邰雍大記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漢志右扶風有斄有郿有武公或曰斄郿皆武公地闞駰十三州志斄古文作邰古今字異耳岐山地志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山海經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減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雍大記山有兩岐故曰岐山亦曰天柱山

尚書序成王葬周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縣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文武周公皆葬畢陌魏芮皆國名見前傳按下云吾何邇封之有而此西土五地名俱在未克殷之前故止限于雍州之域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夷之國也

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疏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冠義冠而敝之可也康成云言古者暫冠既加而即棄是禮成而棄其始冠故云弁髦而因以敝之愚謂與莊子芻狗之說同天運篇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矣今霸國方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旋蔑棄王國與三加之敝緇布冠何異與尸祝之踐芻狗亦何異哉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

疏木畏金以乙為庚妃金畏火以辛為丙妃火畏水以丁為壬妃水畏土以癸為戊妃土畏木以己為甲妃此即五行家言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之說術家訣云丙火猛烈逢辛反怯所以丙遇辛而反化水也昌黎詩夫丁婦壬傳世婚亦用此義陳之先顓頊以水德王楚之先祝融為火正陳之亡由

于水衰陳災者丙合于水也水得妃而興陳興楚衰之兆

荀盈卒于戲陽

屠蒯諫平公載諸戴記遂為人主禮臣不易之至論然竊有辨焉晉此時六卿專國之勢成矣自厲公使胥童為卿旋與俱滅平公以程鄭為卿輒復廢置雖所用非人然何至以人主之尊不能變置一臣視前此賈季先縠或逐或討國典秩然殆彼一時哉外傳陽畢對平公

勸以滅欒氏起瑕原之後而立之實爲通達國體切中時弊夫盈卒而蹀弱乗其可廢之勢而除之公室可以復張而蒯也溺於時勢設美詞以熒君聽以成根據實繁之禍嗣是魏舒趙鞅叢奸肆逆而晉不可爲矣故孟子告齊宣貴戚之卿殆有爲而發而師曠侍悼公之説謂孫甯之逐衛獻公厥咎在君者亦不容于名教者也

又

桓温薨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方五歲時晉孝武亦初踐

祚謝安請崇徳太后臨朝盖欲巳專獻替裁决深防桓氏之復秉權也及桓沖求外以揚州讓安郗超固諫桓温之腹心綢繆其身後如是宇文泰死以政屬猶子䕶西魏羣臣未肯服從于謹語䕶曰謹受先公厚恩當以死争明日對衆定策辭色俱厲先是䕶名位素卑常拜謹至是謹起向䕶再拜羣公迫于謹亦再拜軍國大事遂一歸宇文奸人之黨逆與忠臣之謀國苦心各有所用為之廢書而三歎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注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言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者避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師古主其說而以夏殷亡日之解為非

又

敖英曰桀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興獨不可

辛耶陳絳曰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于是日不樂以明其志此王者之厚也

又

吳其琰曰北周宇文武帝甲午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于地宜依是日停樂庶知為君之

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左傳折諸卷二十

左傳折諸卷二十一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注妖星客星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晉妣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注逢公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當時必有書記稗竈得而知之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陳氏之移齊成于二惠之不競論世者屢歎之然二子竟敢伐虎門矣稱兵内向矢及君屋平日沓嗟感慨齊其陳氏之晏子至此而不得不視靈姑銔義旗所指其如之何哉使二子得志不即為曲沃京櫟乎而謂公族

其必良乎從來權之所在鮮不爲患齊亡于田陳晉亡
于三卿魯則季孟弱之宋則華與向相繼亂之庶姓公
姓究未知誰爲得失也自漢而下司馬懿竊位則先夷
曹爽兄弟楊堅篡周則盡滅趙王招越王盛陳王純宗
室屠戮千古傷心而亂晉者即八王叛漢者由七國惟
唐宋之宗室宰相其中不乏忠賢蓋起家儒者則義理
明而力亦不能爲悉理勢然也明以燕王篡位漢寧兩
庶人繼叛尺寸兵柄不歸藩國遂一亡不振然則尾大

不掉無俾城壞二言疇能得其平哉

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

愚菴曰晏子雖不助四家實睦于陳者觀其與叔向語已知齊之為陳及其辭宅又因桓子以請至此而桓子用其言盡反亡公子賑卹貧約而傳以陳氏始大結之然則平仲非忠于齊者歟曰平仲智人也惟禮可以已之平日固以告景公公不能用而欒高國鮑之徒又皆不可與共政惟有委蛇觀變其間因事納忠以自盡其

道此平仲之所以為智也

始用人于亳社

此意如之初嗣卿位而為政也其凶虐遂與楚圍埒

戊子晉平公卒

李竹湖曰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世之功如此然溴梁之事諸侯在位而大夫實主載書宋虢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

事矣至于昭公之政則又微矣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霸為晉君臣者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令也四方未觀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争承衛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宜乎晉之畀也

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宋史李性傳傳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除服秦

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視孝惠已
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
易月則薄之至也按短喪昉于漢文從来所稱晉武魏
孝文欲復行三年喪君臣論議詳載國史不聞有三代
時既葬除服之說此一則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
葬欲因見新君叔向答以此言迫昭十五年晉荀躒如
周葬穆后而叔向有三年之喪雖貴遂服之論則后喪
既葬而除猶以為譏况執親之喪乎哀十一年越圍吳

趙孟降于喪食杜注無邮此時有父簡子之喪夫於喪食有過禮則於喪服無不及禮可知矣檀弓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申申對曰斬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此又在春秋以後猶然李氏之疏必有所據又朱子論晉平公烝于曲沃謂三年之喪春秋諸侯莫之行意者或替或否隨一時君相之賢否以為汚隆者耶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

齊裴昭明弔元魏文明太后之喪欲以朝服行事成淹

為主客不許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淹曰齊乃踰月即吉君臣鳴玉盈庭彪何容獨衰服魏方諒闇未可以此方彼裴乃請借緇衣白帢以申國命魏給之李彪傳彪使齊魏孝文服三年喪彪以素服將事齊主客劉繪辯定許之叔向嘉服之說雖主晉君而言古人遭喪行禮固不苟也

柳熾炭于位

叔孫僑如在魯通于穆姜奔齊又通于聲孟子寺人有

寵于宋平公又寵于元公太宰嚭亡吴歸越季孫肥又因之納賂以間哀公讒訣之中人操一術而投無不利封德彝裴矩擅寵于隋唐張全義段凝累嬖于朱李皆是類也

不可沒振

愚菴曰不可沒振猶沒于水者不可復振而出之也

倩子使助蘧氏之譼

譼副也倅也禮有副車倅車張衡西京賦屬車之譼注

副也正字通唐書遷羽鷁鷺言齊飛順疾也曰齊曰順

亦副字之意蓋以泉丘女為副室也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喪服齊衰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鄭注此謂大夫之妾也泉丘之女正符此義梁安成國太妃陳氏薨安成王秀以慈母表請解職詔不許此蓋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

養又非妾子之無母者例也梁武帝論慈母三條最為詳確元魏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張普惠議亦引慈母如母三年之制則以始封之母為國太妃絶非其倫矣

朝有著定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曲禮明堂位皆同漢初叔孫通制朝儀其後有蔡質漢儀晉有咸寧元會儀唐有開元朝賀儀始則有通乾觀象門南叙班繼則有含元殿前

龍尾道下叙班宣政殿衙仗紫宸殿閤仗宋韓維裁定入閤圖宋敏求蔡確上朝會儀三篇令式四十卷於是有大慶殿朝會立班圖文德殿常朝立班圖紫宸殿上壽賜酒圖蹌蹌濟濟依古以来矣

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

昭公初即位在慼而有嘉容齊歸公之夫人其薨也公不為慼失禮為晉使所窺故叔向議之大喪不廢蒐三家之為其臣者實倡行之不復顧有君母故曰國不忌

君君不忌親君夫人亦曰三年之喪詳後十五年葬穆后傳中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太子晉申生居曲沃是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公子棄疾在蔡是公孫無知食渠丘是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林父居戚是五細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賤妨貴少陵長也

親不在外

晉武帝時齊王攸出就國博士庾旉與其僚表諫全引無宇之語曰不在邊者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不在廷者不在朝廷為政也使齊王賢耶不宜以母弟之親居魯衛之常職不賢耶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云云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

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曹同六代論曰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勸為國者強幹弱枝皆從此發出意議

請免喪而後聽命

凌稚隆曰居喪無外事鄭伯既捐殯而朝晉矣逮于享而後辭未見其合于禮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禮乎曰于其始入境也亟辭之俟其免喪而後聽其朝焉是禮

也

有肉如坻

愚菴曰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亦山名

有酒如澠

淄水經注澠水出臨淄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又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入淄水淮南子曰公問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聞費叛遂奔齊

萬充宗曰公子慭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慭奔季於是陰忌公陽州之孫禍實萌于此矣按如此南蒯之欲張公室其忠謀亦先白于此

南蒯枚筮之

陳用揚曰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謂所問合義則為之卜若出于心之隱微則不為之卜心之隱微若南蒯之枚卜者是也

非此三者弗當

朱子本義於坤之六五亦引子服惠伯對南蒯之語愚謂程傳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是也非常之變明一南蒯影證

我有圃生之杞乎

杞生于圃非宜也而杜以為枸杞之杞則正宜于圃矣陸龜蒙杞菊並植同為圃中之物惟杞梓之杞木似豫章非圃所宜易姤卦以杞包瓜九五居尊位而不得其

應若高木匏瓜勢不相及諸儒亦多以杞柳解經者朱子以為高大之木與馬說同

楚子次于乾谿

陸賈新語楚子作乾谿之臺闚天

秦復陶翠被

鄘風翟衣毛傳云以翟羽為衣服之飾孔疏不以為然愚謂王莽好服鶴氅字說以氅為析鳥羽即羽飾之衣矣晉有雉頭裘唐有集翠裘皆淫奢之服但未必能禦

雨雪近世乃有羽緞外洋所致專為禦雨之具

右尹子革夕

柳子厚曰古者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朝而不夕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

繩武曰漢書汲黯傳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上不冠不見也楚子蓋以武帝待黯者待子革也衛獻不釋皮冠失待大臣之體孫林父怒之亦從此起見

求鼎以爲分

楚莊問鼎靈則遂欲求鼎戰國時秦興師求九鼎齊救周而求鼎楚又嘗與齊韓圖周鼎東周武公曰予欲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器者九鼎也祝靈所云四國皆有分不過寶玉耳而楚所求者乃在九鼎即投龜詬天余尚得天下之意

華路藍縷以處山林

揚雄方言南楚凡人貧衣被醜陋謂之須捷亦謂之襤

襂左傳蓽路藍縷以啟山林殆謂此也郭璞注蓽路柴車

惟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

吴越春秋弧父者生于楚之荊山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弓矢之威不能制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機設樞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魏侯翼侯是也楚累世葢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云云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孔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一曰昆吾六曰季連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祖之遠祖之兄也應劭風俗通夏后太康娱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故昆吾為五霸之首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為夏伯矣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蓋昆吾之苗裔世為公侯而後乃助桀為虐者

吾刃將斬矣

羅源曰子華固善諫矣然使劉瞰聞之子華不免為弑君劉瞰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曰君何敢擅寵作威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令子華乃曰磨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華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楚倚相能讀九丘孔子述職

方以除九丘云云劉原父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與共相近誤傳以為共耳小序九丘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别生分類者也九篇之言一州也孔安國為隷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為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周禮出于周公仲尼未嘗删述而云除九丘乎

又

丘瓊山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于朝

廷官職者也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傳于

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于世者惟堯舜二

典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紀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宗毛

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僞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也

又

王弇州曰隋購天下遺書劉炫僞為連山等易百餘卷

上之後事發抵罪今所謂三墳意即其書

又

琅嬛記稱張茂先入琅嬛洞宮書皆漢以前事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皆在焉華出門忽然自閉葢荒唐之說

三墳

山堂羣書考索此書之目見于孔安國序而漢藝文志已不載元豐中毛漸因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别山墳謂之連山氣墳謂之歸藏形墳謂之坤乾與先儒所言三易異中有紀姓一篇皇第一篇政典二篇

嗣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謂夏后氏為政之典令政典之文頗合館閣書目云皆依託也

八索

章俊卿又曰八卦之説謂之八索疏云以八卦交互為求索亦為搜索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云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方麓曰楚子已滅陳蔡將有事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其求鼎于周求許田于鄭已啓其端矣將效穆王之周行天下子革動之以後禍其心暫而怵焉隋廣之江都金亮之江上前後一轍

王是以獲沒于祇宮

穆天子傳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郭璞注今京兆鄭縣也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

以獲沒于祇宮者按此繫穆天子傳卷四之終也自後卷五卷六皆曰天子入于南鄭凡三書以終篇先言天子大朝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三萬有五千里紀年則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又

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南鄭即漢中郡治也　朱子詩不有祇招詩徐方御宸極

形民之力

孔疏鑄冶之家將作器必制其模謂之為型型形也用民力者亦依模用之隨其力任不使勞過其堪是謂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于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于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古也有志

克己復禮為仁魯論孔子告顏淵語觀此則係古語而孔子引之耳非禮勿視四句顏子曰請事斯語則亦古語明矣孟子勞心勞力四句朱子以為古語而孟子引之皆同此義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之會在昭四年之夏迨五年越子使其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以伐吳常壽過既以申之會為戮則不得逾歲而更會楚矣王肅以為陳其罪惡終亦不殺

傳固不以弒為殺也但師師會楚相矛盾耳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張拱乾録曰前半敘靈王見逐後半敘平王得國中間關鍵全在子干所以收處詳為追述子干空蒙殺君之名實啓蔡公之立然始事之初棄疾子干皆不知竅在觀從矯制發端其志未可量也棄疾事成而赦之乃曰惟爾所欲自是英雄氣色但其夜恐子干奸詭特甚固宜鞭屍之報哉

令不封蔡蔡不封矣

愚菴曰始事之初棄疾不知子干亦不知特觀從以復蔡為志嘗試為之耳當與申包胥復楚同忠

次于魚陂

水經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史記正義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

先除王宮

漢文帝于代邸即位將入未央宮濟北王興居曰臣請

得除宮乃與滕公載少帝出又分布誅吕后詐名所立淮陽恒山諸王奉法駕迎代王于邸報曰宮謹除除宮之説蓋祖于此

余殺人子多矣

胡身之曰乾谿之役靈王聞諸子被殺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齊肅宗殺其兄之子臨終乃戒其弟勿殺巳之子良可嗤矣按高齊洋演兄弟凶德參會洋臨没先以子殷托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洋之慮演與

演之慮湛骨肉相殘後先一轍楚棄疾殺楚虔諸子其子建孫勝皆不良死豈非天道好還乎

若入于大都

司馬懿屯兵洛橋拒曹爽桓範勸爽奉魏帝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子羊入大都之策正與相符觀後國人夜駭知王之聲威猶在民心子干羈旅竊國若嬰兒受制于乳母靈王疾據大都猶可收鄭厲入櫟衛獻居夷儀之效而無如其淫虐貫盈自信天亡良謀不用也顧其

厚待然丹可謂國士之遇乃不從死而遽去之亦媿乎蕩意諸瑕甥郤芮諸忠矣

遇諸棘闈以歸

楚昭王再瀕于死亡鬬辛王孫由于諸臣從之于隨圉公陽穴宮出之于高府皆欲圖反正也若芉尹申亥之求王一無所濟二女之殉從君于昏不尤無謂乎漢庚太子匿泉鳩里賣屨主人全家并命明建文君出亡江楚滇越之間株連夷滅甚衆忠臣之用心固有不可解

者申亥以王柩告而得全出于天幸亦熊居倉卒得國

求媚臣民未暇深求耳

又

娓菴錄曰楚子善處止不誅無宇一節乃竟賴其子收

骨焉申亥以二女殉之則夷俗也

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劉濟子總撮盧龍留務濟病總謀弒濟使人詐從京師

來曰朝廷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曰詔節至太原矣又

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怒不知所為自朝至昃不食索漿遇毒而死總弑父罪浮于棄疾而矯辭驚衆詐術頗同唐書撰濟傳全襲此筆法

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注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疏昭元年傳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此云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並以地名冠敖又楚之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稱為敖愚按楚之官名有莫敖莫敖屈瑕莫敖大心是也人之命名

又有閻敖蔿敖當是土語相傳更無字義

平王封陳蔡

齊桓公封邢衛伯主之盛節也楚子之封陳蔡直是狐搰之而狐埋之耳厥後許為鄭滅楚復封之亦自樹其黨以侵凌諸夏豈真有存亡繼絶之心哉胡氏深加推許未為定論

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

晁旡咎曰弃疾從于亂以得楚無異于簒始即位而知

楚取鄭邑之過遣聘歸之設非本心猶爲詐善事畢弗致探君心以濟其詇開隙隣邦何以善其後哉諸侯由是知楚之不競也執手而說異于得原失信之見矣

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

媿菴録曰此適然之變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也繼缺焉而後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劉孝標世說注王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王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曾不攜貳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司馬侯嘗以告晉平矣禍亂之作所以啓聖賢弃疾所履實桓文之地得國之後信讒毀忠為禽獸行以貽禍于厥嗣幾于亡國合晉獻衛宣之無道而萃于一身誰為為之哉

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

史記齊世家襄公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程子乃曰桓公子糾襄公之子也桓兄而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由是宋以後諸儒聚訟於糾小白長幼之序而二公子所出羣屬之襄公無復致疑趙子常始因叔向對韓起而論及之考子長之筆確然信史不但世次明而糾長于桓亦不待辯矣

晉成虒祁

說苑晉平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而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平公乃罷臺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東萊傳說晉自平公以後霸業僅存而已掃境內之衆治兵于邾南甲車至于四千乘夫文公城濮之戰不過

七百乘鞌之戰郤克請益乃八百乘楚遠啟疆稱之于靈王亦曰長轂九百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千餘乘所出不至千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欲以威靈震讋諸國不虞後之不繼主此謀者叔向也外為壯語強之不得已之象皆在意言之外

愚按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千乘合甲兵步卒凡三十萬矣管子語齊桓公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不過四百乘耳城濮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

較桓公幾于倍之平丘三十萬騣騣戰國之風矣

又

王源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不能修悼公之業奬王室撫諸侯徒事奢侈逸欲致諸侯攜貳乃欲示威示衆已失盟主之義且于衛則瀆貨以擾之于魯則誇威力間憂虞以迫之横逆無道恬不知怪其不失諸侯者幾何哉乃為此謀者叔向也故此傳以叔向為主晉之罪皆向之罪焉耳

晉侯會吳子于良

水經注沂水南逕郯縣西又南逕良城縣南又南逕下邳縣北今邳州北有良城故城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陳鐵山曰王城之盟會見于經者首止以来齊有王室之故其盟專在于謀王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其盟專在乎謀諸侯齊桓創霸之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卑不尊王人不足以明伯主之義晉文繼霸

諸侯乍離乍合之時晉昭繼伯諸侯合而復離之機也不抶王人不足以示霸主之威故王人之盟至于平丘終焉名陵之盟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黄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晉失伯而吴不足語于伯矣

再會而盟

愚菴曰盟于方岳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説乃叔向假此為辭以令諸侯耳穀梁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者衰世之事也豈以成周盛時而為之哉

建而不旆

爾雅繼旐曰旆郭注帛續旐末為燕尾者不旆謂建其旆而以燕尾纏結于頭曲禮云德車結旌也軍法戰則舒旆

晉侯不見公

金仁山曰晉之不明甚矣季氏專魯昭公豈不欲去之公子慭從公如晉欲通此意而以鄆故辭公取郠正季孫之罪也至是執意如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脅魯明年

復以鄆故辭昭公而公之情卒不能自達卒使季氏復强而昭公客死惜哉

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晉悼公三駕之役鄭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此時子產已為大夫矣至此三十餘年子產久執鄭政屢以辭命服晉皆援典制據禮義此乃止論國勢較蕭魚服晉之日强弱異形向背相反中又有游吉適晉與張趯論火中寒暑乃退之語則晉霸之升降瞭然矣再閱二十

年當魯定公初年而鄭與齊盟于鹹遂與齊伐晉晉國復霸失霸之樞要全具于前後鄭大夫數語中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魯之睦于晉已數世矣自昭公平子一君一卿往朝則不得見赴會則不預盟猜嫌比于齊楚卑屈等于邾滕不競亦陵若為魯而發嗟哉

吾已無為為善矣

媿菴録曰齊無管仲則不伯鄭無子産則不國然管仲

之舉也以鮑叔子產之任也以子皮二子之才世恒有而鮑罕不恒有也子產之哭子皮知巳之痛羊曇西州千古一日

將為子除館于西河

楊樫曰哀江南賦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皆岀前後傳文

臣欲張公室也

東萊曰是時晉室方强公室日微季氏之臣欲去季氏

以張公室雖處之末當然未可以叛名也所謂處之末當者既事之矣則當以義正之未有假其勢以伐其人以自為正君子不食姦不蓋不義知其不可則如勿仕而已爾故君子以為未當也

又

仁山曰春秋以地叛必書而南蒯不書蓋欲張公室忠有餘而知不足也愚按蒯不狃其叛季皆以忠魯諸葛誕以淮陽應吳王琳據湘郢攻陳豈非曹魏蕭梁之忠

臣乎

家臣而欲張公室

媿菴錄曰韓皙之言昧于義哉食土踐毛孰非君臣夫家臣亦魯公之臣也如曰張公室為罪是使家臣皆私其家以弱其公也公山不狃據費名仲尼曰為東周焉南氏而有君子者輔之盡忠匡正使其主還政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魯其庶矣顧欲以力勝之乃蒙叛人之名乎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

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傳復言屈罷簡東國之兵注兵在國都之東者疏以水皆東流故知國西為上國猶未詳考楚之地域也楚都之西殆夔荆等郡江漢由蜀而入楚春秋以上國名之楚都之東殆淮揚等郡江水合淮而入海春秋時以東國名之昭四年築三城以禦吳而曰東國水不可以城所城者巢也鍾離也州来也此東國之可考者也戰國時名為

下東國春申之封亦在焉蓋既并吴越之後吴亦為下東國矣元凱之詞簡然形勢未始不井井也

鮒也鬻獄

吴其琰曰楊諒之亂房彦謙與張衡書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非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乃施邢侯

孔正義施從國語讀為弛謂廢其族此解最正韋注晉

語以施為劾捕夫邢侯既逃矣春秋逃入他國無可捕之處商鞅入魏魏人復送之秦而後惠王得以行其車裂若始皇大索博浪沙之賊東郡張儉望門投止一時捕誅黨人郡縣為之殘破皆秦漢以後事論語君子不施其親合下三事皆主國君用人廢人立論蓋魯道親親公孫敖罪亡于齊而仍立惠叔為仲孫氏僑如奔齊而仍立穆叔為叔孫氏臧紇亦請立臧氏之後皆不施其親之謂也朱子續集論此句駁謝氏施報往來之説

最爲得綮集注則竟曰施遺棄也亦未免蒙混斷從仲達廢族之解斯內外傳暨魯論三書之指皆合矣

將禘于武公

亭林曰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惟是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解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又

媿菴録曰有事武宫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曰祠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胡氏傳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臣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

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今叔弓涖事籥入而卒
于其所夫卒于其所縁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
不樂縁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不敢徹而去之去樂卒
事所以為禮所謂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又

楊慈湖家記論衛太史柳莊寢疾獻公預誡以若疾革
雖當祭必告于是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是豈不可以
少緩乎陳用揚引其說謂後世若北魏淮南王卒魏主

方享宗廟始薦為廢祭往視哀慟梁大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即幸其宅哭之慟貪好賢之美名昧尊祖之實德臣子為重祖考為輕胥失之矣

吴在蔡蔡必速飛

朝吴復蔡之功與夏相之伯靡相亞而楚包胥隔代而興復視一時請援者難易有間矣方麓謂朝吴有功兩國見信兩主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来位下之言

蔡人所以生難為上之疑而楚子亦信速飛之謗也張子房韓雖已報翩然物外進於道矣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荀吳于鮮虞始既乘其無備而侵之及鼓人再叛又偽羅以襲之是詭道用兵莫如吳矣獨此正論侃侃有文公降原高祖下魯氣象

又

陶璜為孫吳蒼梧太守攻交阯晉監軍霍弋遣楊稷毛

戾守之與之誓曰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瓚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瓚曰霍弋巳死不能救稷等明矣可須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稷等期訖糧盡乃納之瓚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東萊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請以城叛不許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

不過此後伐陸渾之戎先張虛聲祭洛與三塗使弗為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葢當圍鼓時外援旣絶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數月自不能逃故示信義以假其名若陸渾則貳于晉又有強楚以為之助雖欲假信義之名而不得以此知荀吳于無利害處常施信義于有利害處常用詐謀觀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人當心悦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于誠耳葢天下之

不可掩者誠也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

自叔向有雖貴遂服之論後儒議禮者多宗之而不暇責其無王蓋景王之言彝器求金求車之畀也籍談之對愛鼎愛田之修也周室東遷往往以典章辭命懾服諸侯士會問殽蒸而定王告諭之肅然受命而歸修講晉法令叔向不告其君俾修職貢反便便然致責于天王詞雖工而其無王亦甚矣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亭林曰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理而其餘哀則同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健菴曰叔向所謂雖貴遂服者正謂雖天子之貴猶當遂三年之服杜乃注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令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侮聖亂經一至此乎若叔向以后服為

三年之喪止因太子之喪而類言之亦猶儀禮喪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君服母當齊衰乃亦言斬者以父與長子并及之是也妻之喪而與父在為母同十三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猶三年也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晉穆章皇后喪主已入廟哀限未終將作樂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以喪賓宴叔向譏之今宜不懸

左傳折諸卷二十一